

艾香

诗选



装帧、插图：张守义
艾青木刻像：颜 仲

书 号：10019·2822
定 价：1.20 元



44-3628
161
C1

艾 青 诗 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四 年 · 北 京

本书一九七九年七月初版，一九八一年一月重印。这次再版，由作者抽换了三十余首诗作，并重新进行编排。

艾 青 诗 选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13,000 开本 880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0\frac{3}{4}$ 插页 6

197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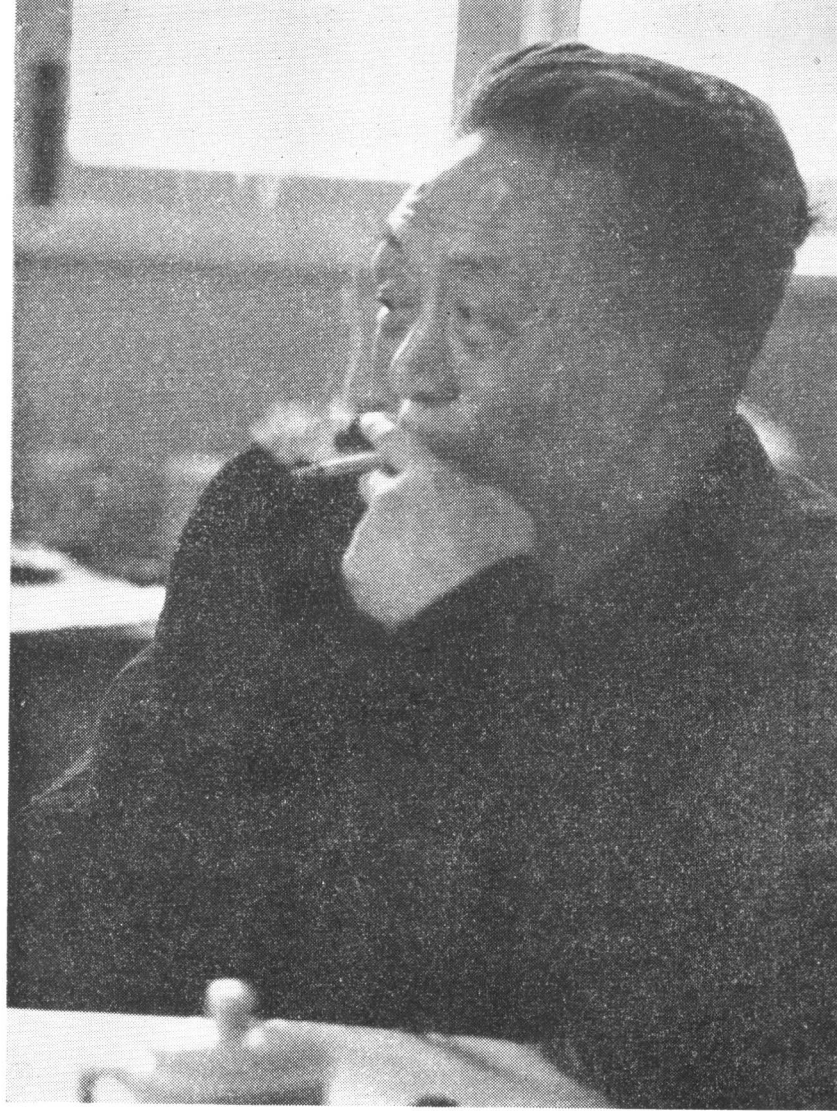
1984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

198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6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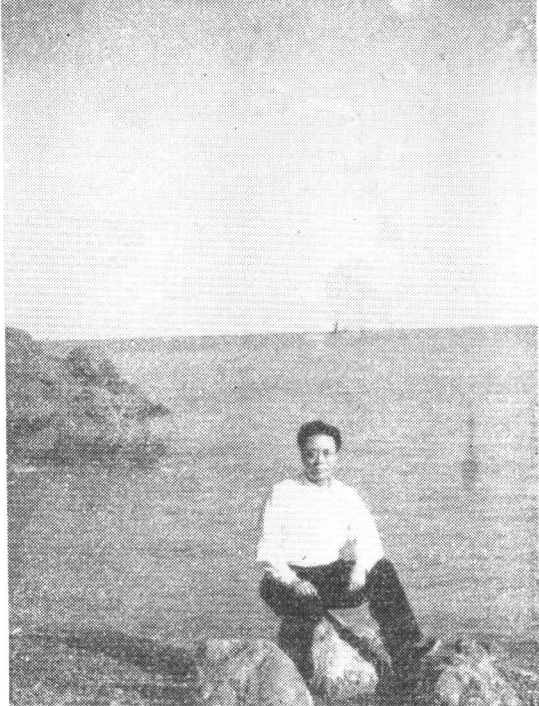
书号 10019·2822

定价 1.20 元



作 者 像

一九五四年，作
者在舟山群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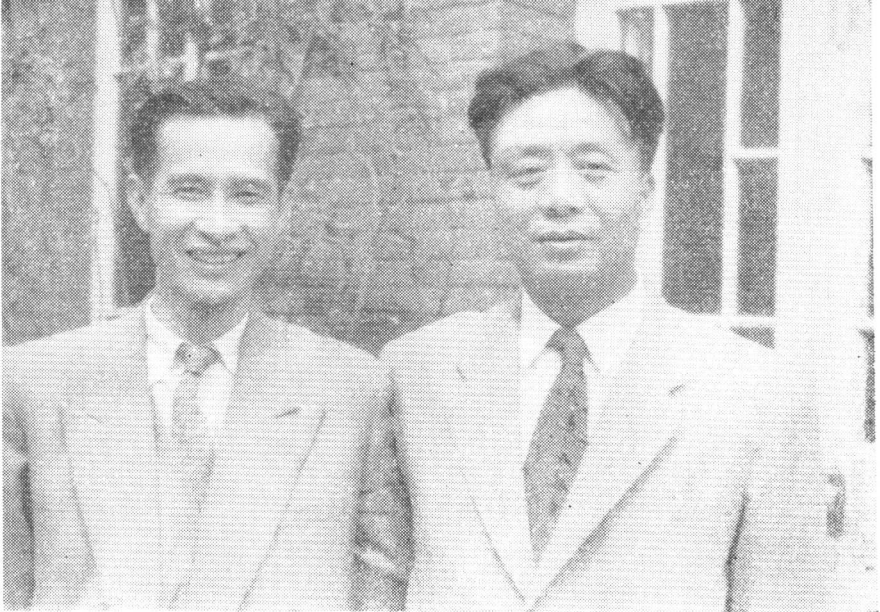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二九年，
作者在巴黎

一九五四年七月，
作者在布拉格



一九五四年，
作者在智利





一九五七年，作者与林林合影



一九五七年四月，作者与夫人高瑛在上海国际饭店

一九六〇年，作者
与夫人高瑛在新疆
石河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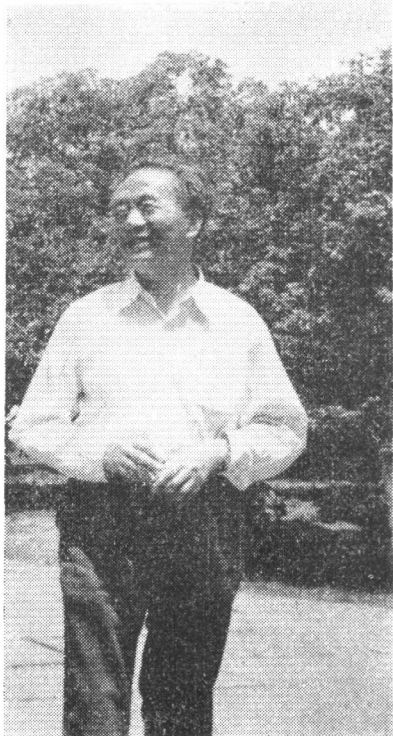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九年夏，
作者在维也纳





一九八二年六月，作者在故乡与大堰河的儿子蒋正银合影

一九八二年，作者在杭州



一九八〇年，作者在美国得美因



太 阳

从远古的苍壁

从黑暗的年代

从人类死亡之徒的那边

震醒沉睡的山脉

若火轮飞换了沙砾之上

太阳向北滚来——

它以难遮掩的光芒

使生命呼吸

使老树暂放它舞蹈

使河流带勇狂歌奔向它去

当它来时，我听见

我的创作生涯

我诞生于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七日。是满清王朝末年，辛亥革命前一年。

我念小学的时候，爆发了一九一九年的“五四”运动——由爱国主义开始，到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。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。

我少年时酷爱绘画。

我念初级中学时，受民主思想的冲击，和同学一起上街游行，喊口号，砸烂卖仇货的商店，捣毁“禁烟督察署”——公开卖鸦片烟的地方。

一九二八年中学毕业那一年，北伐军路过金华县城，我们到郊外去迎接，在操场上举行军民联欢会。不久，革命被出卖了，学生领袖被砍头，轰轰烈烈的运动被镇压下去了。

一九二八年夏天，我考入杭州的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，念了不满一个学期，院长看了我的画，说了两句关键的话：“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，到外国去吧。”

一九二九年春天，我就随同几个同学怀着浪漫主义的思想，象从家里逃跑似的，到法国巴黎去了。

最初家里还可以接济，不久就断了支援。我在一家中

国漆的作坊找到工作。有时工作半天，就到蒙巴纳斯一家画室画素描，而我早已爱上后期印象派的画家们了，看不起“学院派”的绘画。

我曾经说：“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，物质上贫困的三年”；但是我亦没有饿过肚子。我阅读了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，也读了些哲学书籍，文学读得比较多的是诗。我就象水上漂浮的草随波逐流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我国东北的土地——民族危机一天天地深重了。

在巴黎，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一次集会，我的第一首诗《会合》就是这次集会的记录。

一天，我在巴黎近郊写生，一个喝醉了的法国人走过来，向我大声嚷嚷：“中国人！国家快亡了，你还在这儿画画！”一句话，好象在我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。

一九三二年初，我因家里几乎断了接济，准备回国，而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，激起我国军民的抵抗——一月二十八日正是上海爆发战争的日子，也是我从马赛上船的日子，经过一个月零四天的时间，到上海，战争已经结束。国民党和日本签订了“淞沪停战协定”——妥协投降了。当我看到闸北一带的断墙残壁时，我几乎要哭了。

我沮丧地回到家乡，住不到一个月就出来，在杭州遇到一个同学，他说上海有一个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。五月到上海我就参加了，和几个美术青年办了一个“春地画会”，六月在八仙桥举行一次展览会；七月十二日晚上，正在楼上念世界语的时候，突然上来几个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，把我和十二个美术青年一同逮捕，经过审讯，十一个都释放，我和

那个同学关起来。从此，我与绘画绝了缘，就在狱中写诗。

我写了一首《芦笛》，前面引了现代派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话：

当年我有一支芦笛

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。

我把芦笛象征艺术，把元帅节杖象征不正的权力；诗里骂了法国的白里安、骂了德国俾斯麦；而且说我将象一七八九年似的向巴士底狱伸进我的手去，而这个巴士底狱不是巴黎的巴士底狱。

这样的一首诗，不知道是监狱方面看不懂，还是他们根本不看诗，就寄出去发表在《现代》上。

每当不眠之夜，借铁栅栏外的灯光，我在拍纸簿上写诗，有时把两句叠在一起了，等天亮把它们拆开重抄。这些诗，署上莪伽的笔名，通过探监的人带出去发表。

一九三三年初，一个下雪的日子，我从碗口大的窗户看着雪，想起了我的褓姆，我写了《大堰河——我的褓姆》。为了避免监狱方面的注意，我改用了——一个笔名，由律师带给一个朋友，由那个朋友转给《春光》发表。

这是我第一次用了新的笔名：艾青。

我在狱中关了三年零三个月，出狱回家。

有一次，在赶集的路上，我的父亲说：“你写的那也是诗吗？——听说你写诗还出了名。”他不以为我写的是诗，他认为诗只能是五个字一句或七个字一句的。但他也知道他已不能干预我写诗了。

一九三六年上半年，我在常州武进女子师范教了一个

学期的书，又失业了。

我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继续写诗。

一首《春》，写的是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在龙华枪杀五个革命作家的——记忆。最后问：

人问：春从何处来？

我说：来自郊外的墓窟。

另一首《煤的对话》，最后问：

你已死在过深的怨愤里了么？

死？不，不，我还活着——

请给我以火，给我以火！

我把从三二年开始到三六年写的诗，选了九首，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大堰河》，想不到引起评论界的注意，后来终于由巴金收进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抗日战争爆发。前一天，七月六日，我在沪杭路上写了一首《复活的土地》。诗的第四段里，我写：

就在此刻，

你——悲哀的诗人呀，

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，

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

久久负伤着的心里……

渴望已久的抗日战争真的来了。十月，我从杭州到金

华，由金华满怀兴奋地到武汉。

十二月二十八日晚上，我写了《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》。这首诗，我是以悲哀的心情写的，因为在战争到了危险的时候，国民党内投降派又主张和谈了。

在这首诗中我写了我自己：

——躺在时间的河流上
苦难的浪涛
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——
流浪与监禁
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
最可贵的日子……

从我十九岁到二十五岁，是在流浪与监禁中度过的。这个年龄正是最可贵的。

诗的最后，我写：

中国，
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
所写的无力的诗句
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？

第二天，纷纷扬扬地下起了大雪。我对一个朋友说：“今天这场雪是为我下的。”这个朋友说：“你这个人自我中心太厉害了，连天都听你指挥的。”他不知道，人是有预感的。

一九三八年，我从武汉到山西临汾，一路上写了《手推车》、《乞丐》、《补衣妇》等短诗和长诗《北方》。临汾吃紧，我